

**人间物语**  
Renjianwuyu

# 又到麦收时

□宋聚新

南风徐徐熏人醉,阳光一天比一天强烈,麦穗在不知不觉中变黄了。哦,麦收季节又到了。

麦收是农村的大典。芒种前后,天微明,父亲便起床磨镰,把镰刀蘸水擦在磨刀石上“哧啦哧啦”地磨得雪亮,然后顾不上吃早饭就下地了。在田间,人和麦子热烈地拥抱,父亲叉开步,左手一揽,右手挥镰,“哧哧唰唰”便放倒了一片。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要抓紧时间抢收抢打,虎口夺粮,尽快把麦子收回家,毕竟是乡亲们半年多的心血、一年的口粮啊。不久,田里的麦子在父亲佝偻的身后纷纷倒下。父亲这才直起腰,擦一把汗,捶捶发酸的腰身,蹲在田埂上,美美地抽上几口旱烟,眯眼望着铺满田地的麦子,惬意得很。

母亲在家也起得很早,打扫干净庭院便揉面,做一锅馍馍,煮咸鸡蛋。鸡蛋已腌了一个春天,黄中带油。半晌午,父亲才一身不知是汗水还是泥水地回了家。母亲便端上稀饭、鸡蛋、馍馍,张罗全家人迅速吃完,锅都来不及刷,一家人便拉上地排车和家什往地里赶。

父亲在车下用叉子挑着麦子往上送,母亲则在车上把麦子码齐,踩实,不久地排车便堆成一座山。装麦子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弄不好,“山”便会轰然倒塌,让你前功尽弃;倘若拉到半路,整车的麦子翻个了,在农村是很丢脸的事。

将麦子运进场,摊开,经过阳光暴晒,便可找人开着拖拉机拉着石磙旋转着碾压。如果遇上阴雨天,还要堆在一起,压上塑料布,等天

放晴了,再用抓钩、叉子搂开、挑开,挑麦子也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如果挑得不好,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凉晒干。而打完这场,下场麦子还在等着登场呢。麦子干了,轧干净了,将麦秸挑走,将带着麦糠在一起的麦粒堆成堆。黄昏或是第二天早晨,趁有风的时候将麦子扬净,父母这才松了口气。

收麦是一件非常受罪的事。起早摸黑,顾不上吃饭,得不到休息。骄阳似火,割麦还要穿上一件厚衣服,以防麦芒扎人,尽管如此,一天下来也会粘上一身泥土和麦锈,让人刺痒难忍。求学时代,家中人手少,十几亩责任田,每到麦收,我和姐姐都要请上几天假,回家帮父母收麦,几乎每年都因用镰刀割破手或是磨出血泡让父母心疼不已。家中没有牲口和拖

拉机,田间的一切劳作都要靠人工。每年收麦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经历,每逢此时,我都忐忑不安,很惧怕田间的麦子由青变黄。

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有人挥镰割麦了,因为每个村子都有几台小型收割机,割麦、打麦一条龙,机器过去,就见干净的麦粒收进了口袋,还有远方的“麦客”开着高大英武的联合收割机助阵,农民们只在地头等着往口袋里装麦粒就可以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收麦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辛苦了。因为我亲身体会过田间劳作的艰辛,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所以平时吃饭舍不得一点浪费。岁月悠悠东流水,往事如烟不复返,虽然现在收麦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可“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不会过时。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 蝉

□杨依留

我曾蛰伏于时间深处  
头上的土,盖着我  
也盖着秦时月和汉时的风  
也盖着层层胭脂泪  
叠叠将相骨  
盖着三千繁华,几多枯荣  
他们在我左右对话  
语言晦涩  
我怎么也听不懂  
必须抓出个洞来  
去领略一下另一番风情

这又是什么所在?  
那光刺得我眼生疼、生疼  
脚下沟沟坎坎  
我只能把脚步放得  
很轻、很轻……

倒不如  
弃皮囊  
化羽飞腾  
那黄澄澄的躯壳在风中蠕动

我合掌前胸  
阳光下默默修行  
恰似身着袈裟的老僧  
朝饮清露暮看月明

问问自己的心  
也冷冷地看着芸芸众生  
我默默地看、静静地听  
模糊了爱恨,淡漠了悲愁

更不想丢了前世  
又找不到今生  
于是——  
我参我的禅  
我念我的经  
我把人间做禅房  
把日、月作为佛前的灯  
“知——了、知了”  
就是我念佛诵经声  
不管你听懂,听不懂……

## 麦收记忆

□王义尚

布谷鸟不倦地歌唱  
把无边田野染黄  
燥热的风吹干土壤的水分  
橙黄的麦穗摇曳飘香

早在半个世纪前  
没有机械也不用镰刀  
拼尽体力薅麦忙  
你追我赶就像进赛场  
汗水湿透衣服,双手磨出血泡  
腰酸腿疼胳膊僵……

联产责任制  
麦收有了新花样  
手握镰刀弯腰成直角  
犹如双臂摇船划大桨  
镰刀在麦垄间穿梭逆行  
一排排麦铺映斜阳  
听,打麦场的碌碡声  
晕染出乡间五月的画像

二十一世纪好时光  
收割机来去自如,呼啸脱缰  
一场大的技术革命铺开  
镰刀、打麦场、碌碡已成历史的过往  
没有披星戴月的加点  
也不需挥汗如雨  
只在地头稍等盼望  
丰收的喜悦刻在脸上!

## 开镰了

□刘永华

似乎,看到了赤背农民弓腰挥舞着镰刀的祖传舞蹈

似乎,听到了刀刃与麦秆相遇而又绝情割离的绝唱

似乎,麦场里的长木锨被反复高高举起,扬起数丈高的金黄色焰火

一台台张牙舞爪的铁牛在麦海里穿梭

吃饱了,也许累了,在田间地头吐、吐、吐

乐坏了赤背的爷爷,累坏了铁牛屁股下面盛满麦粒的农用五征车

开镰了,开镰了

无数个飞速旋转着的银色镰刀  
给土地理发  
给土地松土  
给土地上的人们割出  
堆积如山的白馍馍

## 成长

□张缤月

我们似乎总会在某一年,爆发性地长大,爆发性地知道某个真相,让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变成了一道分界线。

从前,我们总是认为可以解决所有的麻烦事,直到后来,成长,可能的确算得上最残忍的词汇了吧。

成长就像是一本谱写的自传,历经流年,穿梭了岁月,依然不懂其中滋味。记忆精彩抽象,过往在生活中反复流连,成长却略显苍白,没有合适的语言亦没有恰当的词汇,如同杂乱的墨水在画中描绘的色彩,凌乱不堪却又意义非凡。

愿新年胜旧年或是每个人的愿望,不过成长让我们年龄越来越长,愿望却呈反

比增长。成长  
为我们添加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次,当然随之也有更多的最后一次,我们被成长推着走,被命运扼制住咽喉,只能同它合作,把过程作为体验,试着去接受,学着去享受。

成长中,我们得到过、失去过、拥有过、放弃过,过往种种皆如云烟。我们可能缅怀过因选择不同而背驰的友情,猝不及防却又自然而然,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想过再次拥有,然而后来的成长让我们才知道有些人、有些情谊原来没有结果才是最好的结局。

过往来去匆匆,唯有成长的足迹始终伴随我们,纸短情长,成长路上唯愿过往不强求,未来不将就。

